

藏書

藏書名臣傳目録卷十一

五循良名臣

張釋之
文翁
路溫舒
兒寬
杜延年
朱邑

○于公于定國

何武

卓茂

魯恭

徐有功

房琯

武元衡

藏書名臣傳卷十一

○五循良名臣

○張釋之 納粟

張釋之、字季、南陽堵陽人也、與兄仲同居、以貲爲騎郎、事文帝、十年不得調、亡所知名、釋之曰、久宦減仲之產、不遂、欲免歸、中郎將爰盎知其賢、惜其去、乃請徙釋之補謁者、釋之既朝畢、因前言便宜事、文帝曰、卑之、毋甚高論、令今可行也、於是釋之言秦漢之間事、秦所以失、漢所以興者、文帝稱善、拜釋之爲謁者

僕射從行上登虎圈問上林尉禽獸簿十餘問尉左右視盡不能對虎圈嗇夫從旁代尉對上所問禽獸簿甚悉欲以觀其能口對響應亡窮者文帝曰吏不當如此邪尉亡賴詔釋之拜嗇夫為上林令釋之前曰陛下以絳侯周勃何如人也上曰長者又復問東陽侯張相如何如人也上復曰長者釋之曰夫絳侯東陽侯稱為長者此兩人言事曾不能出口豈效此嗇夫喋喋利口捷給哉且秦以任刀筆之吏吏爭以亟疾苛察相高其敝徒文具亡惻隱之實以故不聞

其過陵夷至於二世天下土崩今陛下以嗇夫口辯而超遷之臣恐天下隨風靡爭口辯亡其實且下之化上疾於景響舉錯不可不察也文帝曰善乃止不拜嗇夫就車召釋之驂乘徐行問釋之秦之敝具以質言至宮拜釋之為公車令頃之太子與梁王共車入朝不下司馬門於是釋之追止太子梁王毋入殿門遂劾不下公門不敬奏之薄太后聞之文帝免冠謝曰教兒子不謹薄太后使使承詔赦太子梁王然後得入文帝繇是奇釋之拜為中大夫頃之至中郎

將從行至霸陵上居外臨廁時愼夫人從上指視愼夫人新豐道曰此走邯鄲道也使愼夫人鼓瑟上自倚瑟而歌意慘悽悲懷顧謂羣臣曰嗟乎以北山石爲槨用紵絮斮陳漆其閒豈可動哉左右皆曰善釋之前曰使其中有可欲雖錮南山猶有隙使其中亡可欲雖亡石槨又何戚焉文帝稱善其後拜釋之爲廷尉頃之上行出中渭橋有一人從橋下走出乘輿馬驚於是使騎捕之屬廷尉釋之治問曰縣人來聞蹕匿橋下久以爲行已過既出見車騎即走耳[illegible]之

牛頭不對馬面

奏當此人犯蹕當罰金上怒曰此人親驚吾馬馬賴和柔令它馬固不敗傷我乎而廷尉乃當之罰金釋之曰法者天子所與天下公共也今法如是更重之是法不信於民也且方其時上使使誅之則已今已下廷尉廷尉天下之平也一傾天下用法皆為之輕重民安所錯其手足唯陛下察之上曰廷尉當是也其後人有盜高廟座前玉環得文帝怒下廷尉治廷尉案盜宗廟服御物者為奏當棄市上大怒曰人亡道乃盜先帝器吾屬廷尉者欲致之族而君以法奏

之非吾所以共承宗廟意也釋之免冠頓首謝曰法如是足也且罪等然以逆順爲差今盜宗廟器而族之有如萬分一假令愚民取長陵一抔土陛下且何以加其法虖文帝與太后言之乃許廷尉當是時中尉條侯周亞夫與梁相山都侯王恬開見釋之持議平乃結爲親友張廷尉繇此天下稱之文帝崩景帝立釋之恐稱疾欲免去懼大誅至欲見則未知何如用王生計卒見謝景帝不過也王生者善爲黃老言處士也嘗召居廷中公卿盡會立王生老人曰吾韤

解顧謂釋之爲我結韈釋之跪而結之既已人或讓王生獨奈何廷辱張廷尉王生曰吾老且賤自度終亡益於張廷尉廷尉方今天下名臣吾故聊使結韈欲以重之諸公聞之賢王生而重釋之釋之事景帝歲餘爲淮南相猶尚以前過也年老病卒其子摯字長公官至大夫免以不能取容當世故終身不仕

○文翁　吏員

文翁廬江舒人也少好學通春秋以郡縣吏察舉景帝末爲蜀郡守仁愛好教化見蜀地辟陋有蠻夷風文翁欲誘進之乃選郡縣小吏開敏有材者張叔等十餘人親自飭厲遣詣京師受業博士或學律令減省少府用度買刀布蜀物齎計吏以遺博士數歲蜀生皆成就還歸文翁以爲右職用次察舉官有至郡守刺史者又修起學官於成都市中招下縣子弟以爲學官弟子爲除更繇高者以補郡縣吏次爲孝弟

○此○等○人○便○難○

力田常選學官僮子使在便坐受事每出行縣益從學官諸生明經飭行者與俱使傳教令出入閨閤縣邑吏民見而榮之數年爭欲爲學官弟子富人至出錢以求之繇是大化蜀地學於京師者比齊魯焉至武帝時乃令天下郡國皆立學校官自文翁爲之始云文翁終於蜀吏民爲立祠堂歲時祭祀不絕至今巴蜀好文雅文翁之化也

○路溫舒　牧羊兒獄小吏

路溫舒字長君鉅鹿東里人也父爲里監門使溫舒牧羊溫舒取澤中蒲截以爲牒編用寫書稍習善求爲獄小吏因學律令轉爲獄史縣中疑事皆問焉太守行縣見而異之署決曹史又受春秋通大義舉孝廉爲山邑丞宣帝初卽位溫舒上書言宜尚德緩刑

本習爲獄吏又病獄獄則入又不係于習哉

其辭曰臣聞秦有十失其一尚存治獄之吏是也秦之時羞文學好武勇賤仁義之士貴治獄之吏正言者謂之誹謗遏過者謂之妖言故盛服先生不用於

世忠良切言皆鬱於胸譽諛之聲日滿於耳虛美熏
心實禍蔽塞此乃秦之所以亡也方今天下賴陛下
恩厚亡金革之危飢寒之患父子夫妻戮力安家然
太平未洽者獄亂之也夫獄者天下之大命也死者
不可復生絕者不可復屬書曰與其殺不辜寧失不
經今治獄吏則不然上下相敺以刻爲明深者獲公
名平者多後患故治獄之吏皆欲人死非憎人也自
安之道在人之死是以死人之血流離於市被刑之
徒比肩而立大辟之計歲以萬數此仁聖之所傷也

夫人情安則樂生痛則思死棰楚之下何求而不得故囚人不勝痛則飾辭以視之吏治者利其然則指道以明之上奏畏卻則鍛練而周內之蓋奏當之成雖咎繇聽之猶以爲死有餘辜何則成練者衆文致之罪明也故俗語曰畫地爲獄議不入刻木爲吏期不對此皆疾吏之風悲痛之辭也上善其言遷臨淮太守治有異迹卒於官溫舒從祖父受歷數天文以爲漢厄三七之間上封事以豫戒成帝時谷永亦言如此及王莽簒位欲章代漢之符著其語焉溫

節子、及、孫皆、至、牧、守、大、官、循。良。之。報。也。

○兒寬

兒寬千乘人也治尚書事歐陽生以郡國選詣博士受業孔安國貧無資用常爲弟子都養時行賃作帶經而鉏休息輒讀誦其精如此以射策爲掌故功次補廷尉文學卒史寬爲人溫良有廉知自將善屬文然懦於武口弗能發明也時張湯爲廷尉廷尉府盡用文史法律之吏而寬以儒生在其間見謂不習事不署曹除爲從史之北地視畜數年還至府上畜簿會廷尉時有疑奏已再見郤矣掾史莫知所爲寬爲

言其意掾史因使寬為奏奏成讀之皆服以白廷尉湯湯大驚召寬與語乃奇其材以為掾上寬所作奏即時得可異日湯見上問曰前奏非俗吏所及誰為之者湯言兒寬上曰吾固聞之久矣湯由是鄉學以寬為奏讞掾以古法義決疑獄甚重之及湯為御史大夫以寬為掾舉侍御史見上語經學上說之從問尚書一篇擢為中大夫遷左內史寬既治民勸農業緩刑罰理獄訟卑體下士務在於得人心擇用仁厚士推情與下不求名聲吏民大信愛之寬表奏開六

輔渠定水令以廣溉田收租稅時裁闊狹與民相假貸以故租多不入後有軍發左內史以負租課殿當免民聞當免皆恐失之大家牛車小家擔負輸租繈屬不絕課更以最上由此愈奇寬及議欲放古巡狩封禪之事諸儒對者五十餘人未能有所定先是司馬相如病死有遺書頌功德言符瑞足以封泰山上奇其書以問寬寬對曰陛下躬發聖德統楫羣元宗祀天地薦禮百神精神所鄉徵兆必報天地並應符瑞昭明其封泰山禪梁父昭姓考瑞帝王之盛節也

然享薦之義不著于經以為封禪告成合祛於天地神祇祗戒精專以接神明總百官之職各稱其宜而為之節文唯聖王所由制定其當非群臣之所能列今將舉大事優游數年使群臣得人自盡終莫能成唯天子建中和之極兼總條貫金聲而玉振之以順成天慶不亦可乎上然之乃自制儀采儒術以文焉既成將用事拜寬為御史大夫從東封泰山還登明堂寬奉觴再拜上千萬歲壽制曰敬舉君之觴初梁相褚大通五經為博士時寬為弟子及御史大夫缺

徽褚大夫自以爲得御史大夫至洛陽聞兒寛爲之
褚大笑及至與寛議封禪於上前大不能及退而服
曰上誠知人

〇杜延年

杜延年字幼公昭帝初立大將軍霍光秉政以延年三公子吏材有餘補軍司空始元四年益州蠻夷反延年以校尉將南陽士擊益州還爲諫大夫左將軍上官桀父子與蓋主燕王謀爲逆亂假稻田使者燕倉知其謀以告大司農楊敞敞惶懼移病以語延年延年以聞桀等伏辜延年封爲建平侯延年本大將軍霍光吏首發大姦有忠節由是擢爲大僕右曹給事中光持刑罰嚴延年輔之以寬治燕王獄時御史

大夫桑弘羊子遷亡過父故吏侯史吳後遷捕得伏法會赦侯史吳自出繫獄廷尉王平與少府徐仁雜治反事皆以爲桑遷坐父謀反而侯史吳藏之非匿反者乃匿爲隨者也即以赦令除吳罪後侍御史治實以桑遷通經術知父謀反而不諫爭與反者身無異侯史吳故三百石吏首匿遷不與庶人匿隨從者等吳不得赦奏請覆治劾廷尉少府縱反者少府徐仁卽丞相車千秋女壻也故千秋數爲侯史吳言恐光不聽千秋卽召中二千石博士會公車門議問吳

法議者知大將軍指皆執吳為不道明日千秋封上衆議光于是以千秋擅召中二千石以下外內異言遂下廷尉平少府仁獄朝廷皆恐丞相坐之延年乃奏記光爭以為吏縱罪人有常法今更詆吳為不道恐于法深又丞相素無所守持而為好言于下盡其素行也至擅召中二千石甚無狀延年愚以為丞相久故及先帝用事非有大故不可棄也間者民頗言獄深吏為峻詆今丞相所議又獄事也如是以及丞相恐不合衆心羣下讙譁庶人私議流言四布延年

竊重將軍失此名于天下也光以廷尉少府弄法輕
重皆論棄市而不以及丞相終與相竟延年論議持
平合和朝廷皆此類也見國家承武帝奢侈師旅之
後數爲大將軍光言年歲比不登流民未盡還宜修
孝文時政示以儉約寬和順天心說民意年歲宜應
光納其言舉賢良議罷酒榷鹽鐵皆自延年發之吏
民上書言便宜有異輒下延年平處復奏言可官試
者至爲縣令或丞相御史除用滿歲以狀聞或抵其
罪法常與兩府及廷尉分章昭帝崩昌邑王即位廢

大將軍光、車騎將軍張安世與大臣議所立、時宣帝養于掖廷、號皇曾孫、與延年中子佗相愛善、延年知曾孫德美、勸光安世立焉、宣帝卽位、褒賞大臣、延年以定策安宗廟、益戶二千三百、與始封所食邑凡四千三百戶、延年爲人安和、備于諸事、久典朝政、上任信之、出卽奉駕、入給事中、居九卿位十餘年、賞賜賂遺訾數千萬、霍光薨後、子禹與宗族謀反誅、上以延年霍氏舊人、欲退之、延年坐免官、削戶二千、五鳳中、徵入爲御史大夫、延年居父官府、不敢當舊位、坐卧

皆易其處是時四夷和海內平延年視事三歲以老病乞骸骨天子優之使光祿大夫持節賜延年黃金百斤牛酒加致醫藥延年遂稱病篤賜安車駟馬罷就第後數月薨謚曰敬侯子緩嗣拜為太常治諸陵縣每冬月封具獄日常去酒省食元帝初即位穀貴民流永光中西羌反緩輒上書入錢穀以助用前後數百萬緩六弟五人至大官少弟熊歷五郡二千石三州牧刺史有能名唯中弟欽官不至而最知名欽字子夏少好經書而目偏盲故不好為吏茂陵杜鄴

與欽同姓字俱以材能稱京師故衣冠謂欽爲盲杜子夏以相别欽惡以疾見詆乃爲小冠高廣財二寸由是京師更謂欽爲小冠杜子夏而鄴爲大冠杜子夏云時帝舅大將軍王鳳以外戚輔政求賢智自助鳳深知欽能奏請欽爲大將軍軍武庫令職閒無事欽所好也欽爲人深博有謀國家有大政鳳輒與欽慮之數稱達名士王駿韋安世王延世等救解馮野王王尊胡常之罪過及繼功臣絕世鎭撫四夷當世善政多出于欽者見鳳專政泰重亦時戒諭譬曉之

頃因日食京兆尹王章上封事求見果言鳳專權蔽
主宜廢勿用以應天變于是天子感寤召見章與議
欲退鳳鳳甚憂懼欽令鳳上疏謝罪乞骸骨文指甚
哀太后涕泣為不食上少而親倚鳳亦不忍遽廢鳳
乃復起鳳就位鳳既復視事上令尚書劾奏京兆尹
章章死詔獄章既死衆庶寃之以譏朝廷欽欲救其
過復說鳳宜因章事舉直言極諫並見郎從官展盡
其意加于往前以明示四方使天下咸知主上聖明
不以言罪下也若此則流言消釋疑惑著明鳳白行

其策欽之補過將美皆此類爾

○朱邑

朱邑字仲卿廬江舒人也少時爲舒桐鄉嗇夫廉平不苛以愛利爲行未嘗笞辱人存問耆老孤寡遇之有恩所部吏民愛敬焉遷補太守卒史舉賢良爲大司農丞遷北海太守以治行第一入爲大司農爲人惇厚篤於故舊然性公正不可交以私天子器之是時張敞爲膠東相與邑書曰明主游心太古廣延茂士此誠忠臣竭思之時也直敞遠守劇郡馭於繩墨匈臆約結固亡奇也雖有亦安所施足下以清明之

德掌周稷之業猶餓者甘糟糠穰歲餘粱肉何則有
無之勢異也昔陳平雖賢須魏倩而後進韓信雖奇
賴蕭公而後信故事各達其時之英俊若必伊尹呂
望而後薦之則此人不因足下而進矣邑感敞言貢
薦賢士大夫多得其助者身為列卿居處儉節祿賜
以共九族鄉黨家亡餘財神爵元年卒天子閔惜下
詔稱揚曰大司農邑廉潔守節退食自公亡彊外之
交束脩之餽可謂淑人君子遭離凶災朕甚閔之其
賜邑子黃金百斤以奉其祭祀初邑病且死屬其子

曰我故爲桐鄉吏其民愛我必葬我桐鄉後世子孫奉嘗我不如桐鄉民及死其子葬之桐鄉西郭外民果然共爲邑起冢立祠歲時祠祭至今不絕

○于公于定國　獄史

于定國字曼倩東海郯人也其父于公爲縣獄史郡決曹決獄平羅文法者于公所決皆不恨郡中爲之生立祠號曰于公祠東海有孝婦少寡亡子養姑甚謹姑欲嫁之終不肯姑謂鄰人曰孝婦事我勤苦哀其亡子守寡我老久累少壯奈何其後姑自經死姑女告吏婦殺我母吏捕孝婦孝婦辭不殺姑吏吏驗治孝婦自誣服具獄上府于公以爲此婦養姑十餘年以孝聞必不殺也太守不聽于公爭之弗能得乃

抱其具獄哭于府上因辭疾去太守竟論殺孝婦郡中枯旱三年後太守至卜筮其故于公曰孝婦不當死前太守彊斷之咎黨在是乎于是太守殺牛自祭孝婦冢因表其墓天立大雨歲熟郡中以此大敬重于公定國少學法于父父死後定國亦爲獄史郡決曹補廷尉史以選與御史中丞從事治反者獄以材高舉侍御史遷御史中丞會昭帝崩昌邑王徵即位行淫亂定國上書諫後王廢宣帝立大將軍光條奏羣臣諫昌邑王者皆超遷定國于是爲光祿大夫平

尚書事甚見任用數年遷水衡都尉超爲廷尉定國乃迎師學春秋身執經北面備弟子禮爲人謙恭尤重經術士雖卑賤徒步往過定國皆與鈞禮其決疑平法務在哀鰥寡罪疑從輕加審慎之心朝廷稱之曰張釋之爲廷尉天下無冤民于定國爲廷尉民自以不冤定國食酒至數石不亂冬月治請讞飲酒益精明爲廷尉十八歲遷御史大夫甘露中代黃霸爲丞相封西平侯三年宣帝崩元帝立以定國任職舊臣敬重之年七十餘薨於家子永嗣以列侯爲散騎

光祿勳至御史大夫永少耆酒多過失年三十乃折節修行定國死居喪如禮以孝著聞始定國父于公其閭門壞父老方共治之于公謂曰少高大門閭令容駟馬高車我治獄多陰德未嘗有所冤子孫必有興者至定國爲丞相子永爲御史大夫封侯傳世卒如其言云永尚館陶公主施施者宣帝長女成帝姑也有賢行永以選尚焉成帝方欲相永會薨子恬嗣爲侯

○何武

何武字君公蜀郡郫縣人也武兄弟五人皆爲郡吏郡縣敬憚之武弟顯家有市籍租常不入縣數負其課市嗇夫求商捕辱顯家顯怒欲以吏事中商武曰以吾家租賦繇役不爲衆先奉公吏不亦宜乎武卒白太守召商爲卒吏州里聞之皆服焉久之太僕王音舉武賢良方正徵對策拜爲諫大夫遷揚州刺史所舉奏二千石長吏必先露章服罪者爲虧除免之而已不服極法奏之抵罪或至死九江太守戴聖禮

經號小戴者也行治多不法前刺史以其大儒優容之及武為刺史行部錄囚徒有所舉以屬郡聖曰後進生何知乃欲亂人治皆無所決武使從事廉得其罪聖懼自免後為博士毀武於朝武聞之終不揚其惡而聖子賓客為羣盜得繫廬江聖自以子必死武平心決之卒得不死自是後聖慙服武每奏事至京師聖未嘗不造門謝恩武為刺史二千石有罪應時舉奏其餘賢與不肖敬之如一是以郡國各重其守相州中清平行部必先即學官見諸生試其誦論問

以得失然後入傳舍出記問墾田頃畝五穀美惡已乃見二千石以爲常爲刺史五歲入爲丞相司直丞相薛宣敬重之綏和元年御史大夫孔光左遷武爲御史大夫成帝欲修辟雍通三公官即改御史大夫爲大司空武更爲大司空封氾鄉侯食邑千戸哀帝初即位襃賞大臣更以南陽犨之博望鄉爲氾鄉侯國增邑千戸武爲人仁厚好進士奬稱人之善爲楚內史厚兩龔在沛郡厚兩唐及爲公卿薦之朝廷此人顯於世者何侯力也世以此多焉然疾朋黨問文

吏必於儒者問儒者必於文吏以相參檢欲除吏先為科例以防請託其所居亦無赫赫名去後常見思

○卓茂

卓茂字子康南陽人也元帝時茂學長安事博士江生習詩禮及歷算究極師法時稱爲通儒性寛仁恭愛鄉黨故舊雖行能與茂不同而皆愛慕欣欣焉初辟丞相府史事孔光光稱爲長者嘗出行有人認其馬茂問之曰子亾馬幾何時矣對曰月餘日矣茂有馬數年心知非是解以與之而自挽車去將去顧而謂曰若非公馬幸至丞相府歸我他日馬主別得亾馬乃詣丞相府歸馬其好讓不爭如此後以儒術舉

為侍郎給事黃門遷密令吏民親愛不忍欺紿人嘗有言部亭長受其米肉遺者茂辟左右而問之曰亭長無故從汝求乎抑汝有事囑之而受乎將汝平生自以恩意遺之也人曰吾自往遺之茂曰遺之而受何故言邪人曰竊聞賢聖之君使人不畏吏吏不敢取人今我畏吏是以往遺遺之而受故來言耳茂曰汝為敝民矣凡人所以貴於禽獸者以其有仁愛知相敬事也今鄰里長老歲時尚致餽遺況吏與民哉凡人之生羣居雜處故有經紀禮義以相交接汝獨

不欲修之寧能高飛遠走不在人間邪亭長素善吏歲時遺之禮也人曰既如此律何故禁之茂曰律設大法禮順人情今我以禮教汝汝必無怨惡以律治汝汝將何所措其手足乎一門之內小者可論大者可殺也且歸念之初茂到縣有所廢置吏人皆相與嗤笑鄰邑聞者亦鄙其不能河南郡爲更置守宰茂不爲嫌治事自若數年之後教乃大行王莽秉政遷京部丞密人無老幼皆涕泣相隨送數日不絕及莽居攝茂以病免歸鄉里光武即位下詔褒茂以茂爲

太傅封襃德侯食邑二千戶賜几杖車馬衣一襲絮五百斤復以茂長子戎爲大中大夫次子崇爲中郎給事黃門建武四年茂薨賜棺槨冢地車駕素服親臨送葬

李生曰偉哉律設大法禮順人情之語也夫以禮教汝汝必無我怨惡若以律治汝則一門之內小可論大可殺將無所措手足矣奈之何爲民父母者不念也苟一日之間三復斯語安有不興憫惻之念者安有無所措手足之民也然茂爲密令亦必數年之後

敎乃大行則非久任不遷亦嘗以不及降謫訖欲罷庠矣烏能澤及密黎聲施后世乎

○魯恭

魯恭字仲康扶風平陵人也恭年十五與母弟丕俱居太學習魯詩閉戶講誦大爲諸儒所稱恭憐丕小欲先就其名託病不仕郡數禮請終謝不應建初之初丕舉方正恭始爲郡吏太傅趙熹聞恭賢辟之肅宗集諸儒於白虎觀恭以經明獨得召與衆議拜中牟令恭專以德化民不任刑罰有訟人許伯等爭田累郡守縣令不能決恭爲平理其曲直皆退而自責亭長從人借牛而不還之牛主訟之恭召亭長勅令歸

牛亭長不從恭歎曰是吾教化不行也急欲解印綬去於是掾史泣涕共留恭亭長乃還牛建初七年郡國螟災大傷禾稼犬牙緣界獨不入中牟河南尹袁安疑其不實使仁恕掾肥親往廉之與恭巡行阡陌同坐桑下適有雉飛過止其旁旁有童兒肥親謂兒曰何不捕雉兒言雉方將雛肥親於是瞿然而起曰所以來者欲察君之政也今蟲不犯境此一異也化及鳥獸此二異也豎子有仁心此三異也久留徒擾賢者毋益遽還府以狀白安安即上書言狀永

元九年徵拜議郎遷光祿卿十三年代呂益爲司徒以弟丕爲侍中兄弟父子並列朝廷永初六年卒年八十一

李生曰肥親亦甚可足稱衮安之使矣若是令人便須用一升過山銀

○徐有功

徐有功舉明經累補蒲州司法參軍爲政不忍杖罰人民服其德更相約曰犯徐參軍杖者衆必共斥之以故訖代不辱一人累遷司刑丞時武后革命改唐爲周畏大臣謀已周興來俊臣丘神勣王弘義等因而創置總監牧院諸獄追捕將相大臣俾相鉤逮掩搦護送楚掠凝慘吏人爭以周内竆詆爲高而后又輒賂以官賞相告言者無虗日朝野震恐莫敢正言獨有功數犯顏諫諍時博州刺史琅琊王冲坐逆誅

魏州人告顏餘慶豫冲逆謀后令來俊臣鞫治有司建議餘慶更永昌赦令據法當流侍御史魏元忠謂餘慶與冲通書合謀甚明非支黨比空殊死而籍其家詔可有功駁議曰永昌赦令與虺貞同惡魁首者伏誅支黨未發者赦原書曰殲厥渠魁律以造意爲魁首尋赦文已伏誅則魁首無遺矣餘慶赦後被言是謂支黨今以支爲首是以生入死也赦而復罪不如勿赦生而復殺不如勿生竊謂朝廷不當爾后怒問曰何謂魁首有功應聲對曰魁者大帥首者元謀

也后意色稍解乃遂得免死當是時左右及衛杖在
廷陛者數百十人皆縮項噤舌不敢息而有功氣定
言詳截然不撓反當人主意大爲當時朝士所恃賴
有韓紀孝者嘗受徐敬業僞官已先物故推事使顧
仲琰請籍其家詔亦已報可有功追議之曰律謀反
者斬身亡即無斬無斬則法不得相緣所緣之人既
亡則所因之罪自滅后詔從之鳳閣侍郎任知古冬
官尚書裴行本等七人被誣當死后謂宰相曰古人
以殺止殺朕今欲以生止殺就諸公丐知古等賜再

生可乎俊臣獨欲引行本吏驗前罪於是有功奏曰俊臣故違陛下再生之賜矣陛下何以示信於天下乎知古等乃俱得免死道州刺史李仁褒兄弟爲人構誣有功爭之不能得周興奏曰有功故出反囚罪當誅后雖不許猶坐免官俄起有功爲左肅政臺侍御史有功陛辭曰臣聞鹿走山林而命繫庖廚陛下以法官用臣臣守正行法必坐此死矣后固授之天下聞有功復用乃復洒然相慶竇孝諶妻龐氏爲其奴所誣給事中薛季昶鞫獄當龐死罪龐子希瑊爲

母訟寃有功明之季昶劾奏有功黨逆罪當棄市是日有功方視事令史涕泣走告有功笑曰豈獨吾死而諸人常不死邪安步去后召而詰之曰公比斷獄多失出何邪有功對曰失出人臣小過好生陛下大德后默然悅寵以故得減死有功爲獄持平守正執據寃罔嘗與后反覆辯色愈厲后大怒令拽出斬之有功迴顧言曰臣雖死法終不可改至市臨刑得免凡三坐大辟終不挫折將死晏然后以此益重之所全活者甚衆酷吏爲少衰然疾之如讎矣卒年六十

八贈司刑卿中宗即位加贈越州都督遣使弔祭賜物百段授一子官選官之日有司皆曰徐公之子豈可拘以常調乎會昌中追謚忠正鹿城主簿潘好禮稱有功仁恕過漢于張起居舍人盧若虛論之曰徐公當雷霆之震而能曲全仁恕雖千載未見其比也李公曰果然哉平情待下正直事上剛而能恕尤為難事張文成為有功贊曰躡虎尾而莫驚觸龍鱗而不懼鳳峙鴟梟之內直以全身豹變豺狼之間忠能遠害可謂善名狀矣

○房琯

房琯河南人也少而好學風流秀整與呂向偕隱陸渾山開元中作封禪書上投宰相張說說奇之奏爲校書郎拜監察御史坐訊獄非是貶仍復爲縣所至敦上德化興長吏以治最聞玄宗避亂倉卒走蜀琯馳至普安上謁俄而與韋見素崔渙等奉册至靈武傳位肅宗具言上皇本意便道當時利病箝索虜情吐辭華暢肅宗爲改容謝之琯既素有重名深爲肅宗所傾倚機務一與琯決時第五琦以言財利得幸

爲江淮租庸使琯對肅宗曰往者楊國忠聚斂産怨天下陛下方即位人未見[illegible]仍復寵琦恐人不服肅宗曰六軍之命方急無財則散卿惡第五琦可也何所取財琯不能對北海太守賀蘭進明自河南入朝詔以進明攝御史大夫嶺南節度使進明謝上因言琯曰陛下待琯至厚以臣觀之琯終恐不肎爲陛下用肅宗問其故進明曰琯爲聖皇制置天下而以永王爲江南節度穎王爲劍南節度盛王爲淮南節度支庶悉領大藩皇儲反居邊鄙此雖于聖皇似忠於

陛下卽非忠也琯恭以聖皇諸子但一人得天下卽不失恩寵推此而言琯豈盡誠以事陛下乎肅宗入其言於是始惡琯矣會琯自請平賊乃以琯持節招討西京防禦蒲潼兩關兵馬節度等使琯用春秋戰法以車二千乘繚營騎步夾之旣戰賊順風揚塵鼓譟牛悉髀栗賊投芻火之人畜俱焚殺卒四萬流血丹野殘衆數千不能軍琯雖自負以天下之重然用兵本非所長其佐李揖劉秩又皆儒生不諳軍旅琯毎咤曰彼曳落河雖多安能當我劉秩因罷爲太子

少師乾元元年、又出爲邠州刺史始邠以武將領州故綱紀廢弛琯至治府爲營人人自便政聲流聞寶應二年、召拜刑部尚書道病卒、贈太尉

宋儒有言曰、朔方河北天下勁兵處也肅宗收復兩京全賴朔方士馬力進明險惡悖亂小人奪顏眞卿軍權坐視張睢陽圍急而不救其讒何足信而肅宗遽信之悲夫唐末司空圖謂琯建請諸王爲都統節度安祿山聞之大驚盖當艱危之際以親王重藩分布外鎭夾輔王室統繫人心自是長策

〇武元衡

武元衡字伯蒼祖平一有名於時元衡舉進士擢爲御史中丞嘗對延英德宗目送之曰眞宰相器也元和二年拜門下侍郎同平章事憲宗素知元衡堅正有守故睠禮信任異於他相浙西李錡求入覲已而又稱疾憲宗以問宰相鄭絪絪請聽之元衡曰不可錡自請入朝詔既許之矣而錡不朝是朝不朝皆在錡也陛下初即位諸鎭屬耳目若鎭臣得遂其私則陛下威令去矣憲宗然之遽追錡錡計窮遂反是時

蜀新定高崇文為節度不知吏治帝難其代乃詔以武元衡爲劍南西川節度使崇文去成都盡以其金帛帟幕伎樂工巧行蜀幾爲空元衡到官綏靖約束儉已裕民比及三年上下完實蠻夷懷服雅性莊重雖淡于接物而開府極一時之選八年復名還執政淮蔡用兵帝悉以機政委元衡王承宗上疏請赦吳元濟使人白事悖慢無禮元衡叱去之已而元衡入朝出靖安里第夜漏未盡賊乘暗呼曰滅燭射元衡中肩復擊其左股徒御格鬬不勝皆駭亂奔走元衡

遂被害批其顱骨以去邏司傳譟盜殺宰相連辟十
餘里達于朝堂百官恂懼不知主名少選馬逸還第
中外乃審知宰相元衡受害也帝震悼罷朝御坐延
英見大臣哀慟爲再不食頃裴度悁瘨不必極力勸
帝用兵進李光顏李愬等卒平蔡而擒吳元濟於是
諸鎮始有懼意矣初元衡自蜀再入輔政太白犯上
相歷執法占者言今之三相皆不利始輕末重月餘
李絳足疾免明年李吉甫暴疾卒至是元衡竟爲盜
所害詔金吾有司大索都下聞有傳言者曰無捜賊

搜急必反又有投其書於路者曰毋急我若急我先殺汝故吏卒不敢搜捕侍郎許孟容曰國相横尸路隅而盜不獲賊不得當大為朝廷羞於是乃下詔决意捕賊能得賊者賞錢千萬授以五品官雖嘗與賊有謀及舍賊但能自言即有賞有不如詔族之積錢東西市以募告言者於是左神策將軍王士則左威衛將軍王士平以賊聞捕得張晏等十八人言為王承宗所遣皆斬之京師城門從此加兵仗凡偉狀異服燕趙言者皆驗訊公卿朝則以家奴持兵呵衛宰

相則金吾鼓騎翼導毋過里門捘索傳呼警因詔寅
漏上三刻乃傳點

明名臣傳卷十一

藏書名臣傳目錄卷十二之十三

六才力名臣

李斯
趙廣漢
田延年
黃霸
張敞
尹翁歸
韓延壽

名信臣
薛宣
尹賞
朱博
翟方進
李崇
張嘉貞
崔佑甫
張詠

○六才力名臣

○李斯

李斯者楚上蔡人也從荀卿學帝王之術學已成度楚王不足事（知時識主）而六國皆弱無可爲建功者至秦會莊襄王卒李斯乃求爲秦相文信侯呂不韋舍人不韋賢之任以爲郎李斯因以得說說秦王曰胥人者去其幾也成大功者在因瑕釁而遂忍之昔者秦穆公之霸終不東幷六國者何也諸侯尚衆周德未衰故

五霸迭興更尊周室自秦孝公以來周室卑微諸侯相兼關東為六國秦之乘勝役諸侯蓋六世矣今諸侯服秦譬若郡縣夫以秦之彊大王之賢由竈上騷除足以滅諸侯成帝業為天下一統此萬世之一時也今怠而不急就諸侯復彊相聚約從雖有黃帝之賢不能并也秦王乃拜斯為長史聽其計陰遣謀士齎持金玉以游說諸侯諸侯名士可下以財者厚遺結之不肯者利劍刺之離其君臣之計秦王乃使其良將隨其後秦王拜斯為客卿會韓人鄭國來間

以作注溉渠而已覺秦王宗室大臣皆言秦王曰諸
侯人來事秦者大抵爲其主游閒於秦耳請一切逐
客李斯議亦在逐中斯乃上書秦王見書乃除逐客
之令復李斯官卒用其計謀二十餘年竟幷天下尊
王爲皇帝以斯爲丞相夷郡縣城銷其兵刃示不復
用使秦無尺土之封不立子弟爲王功臣爲諸侯者
使後無戰攻之患李斯之諫逐客曰臣聞吏議逐客
竊以爲過矣昔繆公求士西取由余於戎東得百里
奚於宛迎蹇叔於宋求丕豹公孫支於晉此五子者

不產於秦而繆公用之幷國二十遂霸西戎孝公用商鞅之法移風易俗民以殷盛國以富彊百姓樂用諸侯親服獲楚魏之師舉地千里至今治彊惠王用張儀之計拔三川之地西幷巴蜀北收上郡南取漢中包九夷制鄢郢東據成皋之險割膏腴之壤遂散六國之從使之西面事秦功施到今昭王得范雎廢穰侯逐華陽彊公室杜私門蠶食諸侯使秦成帝業此四君者皆以客之功由此觀之客何負於秦哉向使四君卻客而不內疏士而不用是使國無富利之

實而秦無彊大之名也今陛下致崑山之玉有隨和之寶垂明月之珠服太阿之劍乘纖離之馬建翠鳳之旗樹靈鼉之鼓此數寶者秦不生一焉而陛下說之何也必秦國之所生然後可則是夜光之璧不飾朝廷犀象之器不爲玩好鄭魏之女不充後宮而駿良駃騠不實外廄江南金錫不爲用西蜀丹青不爲采所以飾後宮充下陳娛心意說耳目者必出於秦然後可則是宛珠之簪傅璣之珥阿縞之衣錦繡之飾不進於前而隨俗雅化佳冶窈窕趙女不立於側

也夫擊甕叩缻彈箏搏髀而歌呼嗚嗚快耳目者眞
秦之聲也鄭衛桑間昭虞武象者異國之樂也今棄
擊甕叩缻而就鄭衛退彈箏而取昭虞若是者何也
快意當前適觀而已矣今取人則不然不問可否不
論曲直非秦者去爲客者逐然則是所重者在乎色
樂珠玉而所輕者在乎人民也此非所以跨海內制
諸侯之術也臣聞地廣者粟多國大者人衆兵彊則
士勇是以泰山不讓土壤故能成其大河海不擇細
流故能就其深王者不卻衆庶故能明其德是以地

無四方民無異國四時充美鬼神降福此五帝三王所以無敵也今乃棄黔首以資敵國卻賓客以業諸侯使天下之士退而不敢西向裹足不入秦此所謂藉寇兵而齎盜糧者也夫物不產於秦可寶者多士不產於秦而願忠者衆今逐客以資敵國損民以益讎內自虛而外樹怨於諸侯求國無危不可得也

○趙廣漢

趙廣漢字子都涿郡蠡吾人少爲郡吏州從事以廉潔通敏下士爲名舉茂才爲平準令察廉爲陽翟令以治行尤異遷京輔都尉守京兆尹會昭帝崩而新豐杜建爲京兆掾護作平陵方上建素豪俠賓客爲姦利廣漢聞之先風告建不改於是收案致法中貴人豪長者盡爲之請終無所聽宗族賓客謀欲篡取廣漢盡知其計議主名起居使吏告曰若計如此幷滅家令數吏將建棄市莫敢近者京師稱之遷頴川

太守先是潁川豪傑大姓相與爲婚姻吏俗朋黨廣
漢患之厲使其中可用者受記出有案問旣得罪名
行法罰之廣漢故漏泄其語令相怨咎又教吏爲缿
筩及得投書削其主名而託以爲豪傑大姓子弟所
言其後彊宗大族家家結爲仇讎姦黨散落風俗大
改吏民相告訐廣漢得以爲耳目盜賊以故不發發
又輒得一切治理威名流聞及匈奴降者言匈奴中
皆聞廣漢本始中復用守京兆尹滿歲爲眞廣漢爲
二千石以和顏接士其尉薦待遇吏殷勤甚備事推

功善歸之於下曰某掾卿所爲非二千石所及行之發於至誠吏見者皆輸寫心腹無所隱匿咸願爲用僵仆無所避廣漢聰明皆知其能之所宜盡力與否其或負者輒先聞知風諭不改乃收捕之無所逃案之皋立具卽時伏辜廣漢爲人彊力天性精於吏職見吏民或夜不寢至旦尤善爲鉤距以得事情鉤距者設欲知馬價則先問狗已問羊又問牛然後及馬參伍其價以類相準則知馬之貴賤不失實矣唯廣漢至精能行之他人效者莫能及郡中盜賊閭里輕

俠其根株窟穴所在及吏受取請求銖兩之姦皆知

之長安少年數人會窮里空舍謀共劫人坐語未訖

廣漢使吏捕治具服富人蘇回爲郎二人劫之有頃

廣漢將吏到家自立廷下使長安丞龔奢叩堂戶曉

賊曰京兆尹趙君謝兩卿無得殺質此宿衛臣也釋

質束手得善相遇幸逢赦令或時解脫二人驚愕又

素聞廣漢名即開戶出下堂叩頭廣漢跪謝曰幸全

活郎甚厚送獄勑吏謹遇酒肉至冬當出死豫爲調

棺給歛葬具告語之皆曰死無所恨廣漢嘗記召湖

都亭長西至界上界上亭長戲曰至府爲我多謝問趙君亭長既至廣漢與語問事畢謂曰界上亭長寄聲謝我何以不爲致問亭長叩頭服實有之廣漢因曰還爲吾謝界上亭長勉思職事有以自效京兆不忘卿厚意其發姦擿伏如神皆此類也廣漢奏請令長安游徼獄吏秩百石大○昦○其後百石吏皆差自重不敢枉法妄繫留人京兆政清吏民稱之不容口長老傳以爲自漢興以來治京兆者莫能及

○田延年

田延年、字子賓、延年以材略、給事大將軍莫府、霍光重之、遷爲長史、出爲河東太守、選拔尹翁歸等以爲爪牙、誅鉏豪彊、姦邪不敢發、以選入爲大司農、會昭帝崩、昌邑王嗣立、淫亂、霍將軍憂懼、與公卿議廢之、莫敢發言、延年按劍、廷叱羣臣、卽日議決、宣帝卽位、延年以決疑定策、封陽成侯、先是茂陵富人焦氏賈氏以數千萬陰積貯炭葦諸下里物、昭帝大行時、方上事暴起、用度未辦、延年奏言商賈或豫收方上不

祥器物冀其疾用欲以求利非民臣所當爲請及入縣官奏可富人亡財者皆怨出錢求延年罪初大司農取民牛車三萬兩爲僦載沙便橋下送致方上車直千錢延年上簿詐稱僦直車二千凡九千萬盜取其半焦賈兩家告其事下丞相府丞相議奏延年主守盜三千萬不道霍將軍召問延年欲爲道地延年抵曰本出將軍之門蒙此爵位無有是事光曰卽無事當窮竟御史大夫田廣明謂太僕杜延年春秋之義以功覆過當廢昌邑王時非田子賓之言大事不

成令縣官出三千萬自乞之何哉（自乞則何自益出不可）願以愚言白大將軍延年言之大將軍大將軍曰誠然實勇士也當發大議時震動朝廷光因舉手自撫心曰使我至今病悸謝田大夫曉大司農通往就獄得公議之田大夫使人語延年延年曰幸縣官寬我耳何面目入牢獄使衆人指笑我卒徒唾吾背乎即閉閤獨居齋舍偏袒持刀東西步數日使者召延年詣廷尉聞鼓聲自刎死

○黄霸

黄霸字次公淮陽陽夏人也霸少學律令喜爲吏武帝末察廉爲河南太守丞霸爲人明察內敏又習文法然溫良有讓足知善御衆爲丞處議當於法合人心太守甚任之自武帝末用法深昭帝立幼大將軍霍光秉政大臣爭權上官桀等與燕王謀作亂光既誅之遂遵武帝法度以刑罰痛繩羣下由是俗吏上嚴酷以爲能而霸獨用寬和爲名會宣帝即位在民間時知百姓苦吏急也聞霸持法平名以爲廷尉正

數決疑獄廷中稱平後以他故黜廢又擢爲揚州刺
史三歲宣帝下詔曰制詔御史其以賢良高第揚州
刺史霸爲頴川太守秩比二千石居官賜車蓋特高
一丈別駕主簿車緹油屛泥於軾前以章有德時上
垂意於治數下恩澤詔書霸爲選擇良吏分部宣布
詔令令民咸知上意務耕桑節用殖財種樹畜養去
食穀馬米鹽靡密初若煩碎然霸精力能推行之吏
民見者語次尋繹問他陰伏以相參考嘗欲有所司
察擇長年廉吏遣行屬令周密吏出不敢舍郵亭食

於道旁烏攫其肉民有欲詣府口言事者適見之霸與語道此後日吏還謁霸霸見迎勞之曰甚苦食於道旁乃爲烏所盜肉吏大驚以霸具知其起居所問毫氂不敢有所隱鰥寡孤獨有死無以葬者鄉部書言霸具爲區處某所大木可以爲棺某亭猪子可以祭吏往皆如言其識事聰明如此吏民不知所出咸（以上）稱神明姦人去入他郡盜賊日少霸力行教化而後（皆非要緊）誅罰務在成就全安長吏許丞老病聾督郵白欲逐（此○要○緊○著○）之霸曰許丞廉吏雖老尚能拜起送迎正頗重聽何

傷，且善助之，毋失賢者。意或問其故，霸曰：數易長吏，
送故迎新之費耗甚多，所易新吏又未必賢，或不如

至言至言，言少人解得

其故，徒相益為亂。凡治道，去其太甚者耳。霸以外寬

千古至言，幸三思之

內明得吏民心，戶口歲增，治為天下第一。徵守京兆
尹，秩二千石。坐他事連貶秩，有詔歸潁川太守，治如
其前。前後八年，郡中愈治。是時鳳皇神爵數集郡國，
潁川尤多。天子以霸治行終長者，下詔稱揚，賜爵關
內侯。後數月，徵為太子太傅，遷御史大夫。五鳳三年，
代邴吉為丞相，封建成侯。霸材長於治民，及為丞相，

總綱紀號令風采不及丙魏于定國功名損於治郡時樂陵侯史高以外屬舊恩侍中貴重霸薦高可太尉天子使尚書召問霸太尉官罷久矣丞相兼之所以偃武興文也如國家不虞邊境有事左右之臣皆將帥也夫宣明教化通達幽隱使獄亡冤刑邑亡盜賊君之職也將相之官朕之任焉侍中樂陵侯高帷幄近臣朕之所自親君何越職而舉之自是後霸不敢復有所請然自漢興言治民吏以霸為首為丞相五歲甘露三年薨謚曰定侯始霸少為陽夏游徼與

善相人者其載尚見一

帝人相者言此婦人當富貴

不然相書不可用也

推問之乃其鄉里巫家女霸

[illegible]人妻與之終身

○張敞

張敞字子高本平陽人父徙茂陵又徙杜陵敞本以鄉有秩補太守卒史察廉爲甘泉倉長稍遷太僕丞杜延年甚奇之會昌邑王徵卽位動作不由法度敞上書切諫後十餘日王賀廢敞以切諫顯名擢爲豫州刺史復徙爲山陽太守久之渤海膠東盜賊並起敞上書自請治之以爲臣敞愚駑卽無以佐思慮久處閒郡身逸樂而忘國事非忠孝之節也伏聞膠東渤海左右郡歲數不登盜賊並起臣敞不敢愛身避

姦唯明詔之所處願盡力摧挫其暴虐存撫其孤弱書奏天子徵敞拜膠東相賜黃金三十斤敞辭之官自請治劇郡非賞罰無以勸善懲惡吏追捕有功效者願得一切比於三輔尤異天子許之敞到膠東明設購賞開羣盜令相捕斬除罪吏追捕有功上名尚書調補縣令者數十人由是盜賊解散傳相捕斬吏民歙然國中遂平是時潁川太守黃霸以治行第一入守京兆尹霸視事數月不稱罷歸潁川於是制詔御史其以膠東相敞守京兆尹自趙廣漢誅後比更

守尹如霸等數人皆不稱職京師寖廢長安市偷盜尤多百賈苦之上以問敞敞以爲可禁敞既視事求問長安父老偷盜酋長數人居皆溫厚出從童騎閭里以爲長者敞皆召見責問因貰其罪把其宿負令致諸偷以自贖偷長曰今一旦召詣府恐諸偷驚駭願一切受署敞皆以爲吏遣歸休置酒小偷悉來賀且飲醉偷長以赭汙其衣裾吏坐里閭閱出者汙赭輒收縛之一日捕得數百人窮治所犯或一人百餘發盡行法罰由是枹鼓稀鳴市無偷盜天子嘉之敞

爲人敏疾賞罰分明見惡輒取時時越法縱舍有足
大者其治京兆略循趙廣漢之迹方略耳目發伏禁
姦不如廣漢然敞本治春秋以經術自輔其政頗雜
儒雅往往表賢顯善不醇用誅罰以此能自全京兆
典京師長安中浩穰於三輔尤爲劇郡國二千石以
高第入守及爲真久者不過二三年近者數月一歲
輒毀傷失名以罪過罷唯廣漢及敞爲久任職敞爲
京兆朝廷每有大議引古今處便宜公卿皆服天子
數從之然敞無威儀時罷朝會過走馬章臺街使御

吏驅自以便面拊馬又爲婦畫眉長安中傳張京兆眉憮有司以奏敞上問之對曰臣聞閨房之內夫婦之私有過於畫眉者上愛其能弗備責也然終不得大位爲京兆九歲坐與光祿勳楊惲厚善後惲坐大逆誅公卿奏惲黨友不宜處位敞使賊捕掾絮舜有所案驗舜以敞劾奏當免不肯爲敞竟事私歸其家人或諫舜舜曰吾爲是公盡力多矣今五日京兆耳安能復案事敞聞舜語即部吏收舜繫獄是時冬月未盡數日案事吏晝夜驗治舜竟致其死事舜當出

次敞使主簿持教告舜曰五日京兆竟何如冬月已盡延命乎乃棄舜市會立春行寃獄使者出舜家載尸并編敞教自言使者使者奏敞賊殺不辜天子薄其罪免爲庶人敞免奏既下詣闕上印綬便從闕下亡命數月京師吏民解弛枹鼓數起而冀州部中有大賊天子思敞功效使使者即家在所召敞敞身被重劾及使者至妻子家室皆泣惶懼而敞獨笑曰吾身亡命爲民郡吏當就捕今使者來此天子欲用我也裝隨使者詣公車天子引見敞拜爲冀州刺史敞

起亡命復奉使典州既到部而廣川王國羣輩不道賊連發不得敞以耳目發起賊主名區處誅其渠帥廣川王姬昆弟及王同族宗室劉調等通行爲之囊橐吏逐捕窮窘蹤迹皆入王宮敞自將郡國吏車數百兩圍守王宮搜索調等果得之殿屋重轑中敞傳吏皆捕格斷頭縣其頭王宮門外因劾奏廣川王天子不忍致法削其戶敞居部歲餘冀州盜賊禁止初敞爲京兆尹而敞弟武拜爲梁相是時梁王驕貴民多豪彊號爲難治敞問武欲何以治梁武敬憚敞謙

不肎言敞使吏送至闕戒吏自問武武應曰駁黠馬者利其銜策梁國大都吏民凋敝且當以柱後惠文彈治之耳秦時獄法吏冠柱後惠文武意欲以刑法治梁吏還道之敞笑曰審如掾言武必辦治梁矣

○尹翁歸

尹翁歸字子兄河東平陽人也翁歸少孤與季父居爲獄小吏曉習文法喜擊劍是時大將軍霍光秉政諸霍在平陽奴客持刀兵入市鬬吏不能禁及翁歸爲市吏莫敢犯者公廉不受餽百賈畏之後去吏居家會田延年爲河東太守行縣至平陽悉召故吏五六十人延年親臨見令有文者東武者西閱數十人次到翁歸獨伏不肯起對曰翁歸文武兼備唯所施設遂召上辭問甚奇其對除補卒史便從歸府案事

發姦窮竟事情延年大重之自以能不及翁歸徙署督郵河東二十八縣分為兩部閎孺部汾北翁歸部汾南所舉應法得其罪辜舉廉為緱氏尉歷守郡中所居治理遷補都內令舉廉為弘農都尉徵拜東海太守過辭廷尉于定國定國家在東海欲屬託邑子兩人令坐後堂待見定國與翁歸語終日不敢見其邑子既去定國謂邑子曰此賢將汝不任事也翁歸治東海明察郡中吏民不肖及姦邪罪名盡知之縣縣各有記籍自聽其政有急名則少緩之吏民小解

輒披籍縣縣收取黠吏豪民案致其罪高至於死取人必於秋冬課吏大會中及出行縣不以無事時其有所取也以一警百吏民皆服恐懼改行自新東海大豪郯許仲孫為姦猾亂吏治郡中苦之二千石欲捕者輒以力勢變詐自解終莫能制翁歸至論棄仲孫市一郡怖慄莫敢犯禁東海大治以高第入守右扶風滿歲為眞選用廉平疾姦吏以為右職接待以禮好惡與同之其負翁歸罰亦必行治如在東海故迹姦邪罪名亦縣縣有名籍盜賊發其比伍中翁歸

輒召其縣長吏曉告以姦黠主名教使用類推迹盜賊所過抵類常如翁歸言無有遺脫緩於小弱急於豪彊豪彊有論罪輸掌畜官使斫莝責以員程不得取代不中程輒笞督極者至以鈇自剄而死京師畏其威嚴扶風大治盜賊課常為三輔最翁歸為政雖任刑其在公卿之間清潔自守語不及私溫良謙退不以行能驕人甚得名譽於朝廷視事數歲元康四年病卒家無餘財天子賢之賜翁歸子黃金百斤以奉其祭祠翁歸三子皆為郡守少子岑歷位九卿至

後將軍而閎孺亦至廣陵相有治名由是世稱田延年爲知人

○韓延壽

韓延壽字長公燕人也大將軍霍光秉政擢延壽諫大夫遷淮陽太守徙潁川潁川多豪彊難治先是趙廣漢爲太守患其俗多朋黨故構會吏民令相告訐一切以爲聰明潁川由是以爲俗延壽欲改更之教以禮讓乃歷召郡中長老爲鄉里所信向者數十人設酒具食親與相對接以禮意爲陳和睦親愛銷除怨咎之路長老皆以爲便可施行因與議定嫁娶喪祭儀品略依古禮不得過法於是百姓遵用其教

賣偶車馬下里僞物者棄之市道數年徙爲東郡太守黄霸代延壽居潁川霸因其迹而大治延壽爲吏上禮義好古教化所至必聘其賢士以禮待用廣謀議納諫諍舉行喪讓財表孝弟有行修治學宫春秋鄉射陳鍾鼓管弦盛升降揖讓及都試講武設斧鉞旌旗習射御之事治城郭收賦租先明布告其日以期會爲大事吏民敬畏趨向之又置正五長不得舍姦人閭里阡陌有非常吏輒聞知姦人莫敢入界其始若煩後吏無追捕之苦民無箠楚之憂皆便安之

接待下吏恩施甚厚而約誓明或欺負之者延壽痛自刻責吏聞者自傷悔延壽嘗出臨上車騎吏一人後至敕功曹議罰白還至府門門卒當車願有所言延壽止車問之卒曰孝經曰資於事父以事君而敬同故母取其愛而君取其敬兼之者父也今旦明府早駕久駐未出騎吏父來至府門不敢入騎吏聞之趨出謁適會明府登車以敬父而見罰得毋虧大化乎延壽舉手輿中曰微子太守不自知過歸舍召見門卒卒本諸生聞延壽賢無因自達故代卒延壽遂

待用之其納善聽諫皆此類也在東郡三歲令行禁止斷獄大減爲天下最入守左馮翊滿歲稱職爲眞歲餘不肯出行縣丞掾數白宜循行郡中覽觀民俗考長吏治迹延壽曰縣皆有賢令長督郵分明善惡於外行縣恐無所益重爲煩擾丞掾皆以爲方春月可壹出勸耕桑延壽不得已行縣至高陵民有昆弟相與訟田自言延壽大傷之曰幸得備位爲郡表率不能宣明教化至令民有骨肉爭訟既傷風化重使賢長吏嗇夫三老孝弟受其恥咎在馮翊當先退是

日移病不聽事因入臥傳舍閉閤思過一縣莫知所
爲令丞嗇夫三老亦皆自繫待罪於是訟者宗族傳
相責讓此兩昆弟深自悔皆自髡肉袒謝願以田相
移終死不敢復爭延壽大喜開閤延見內酒肉與相
對飲食厲勉以意告鄉部有以表勸悔過從善之民
延壽乃起聽事勞謝令丞以下引見尉薦郡中翕然
莫不傳相敕厲不敢犯延壽恩信周徧二十四縣莫
復以辭訟自言者推其至誠吏民不忍欺紿

○召信臣

召信臣字翁卿九江壽春人也以明經甲科爲郎出補穀陽長舉高第遷上蔡長其治視民如子所居見稱述超爲零陵太守病歸復徵爲諫大夫遷南陽太守其治如上蔡信臣爲人勤力有方略好爲民興利務在富之躬耕勸農出入阡陌止舍離鄉亭稀有安居時行視郡中水泉開通溝瀆起水門提閼凡數十處以廣溉灌歲歲增加多至三萬頃民得其利蓄積有餘信臣爲民作均水約束刻石立於田畔以防分

爭府縣吏家子弟好游敖不以田作爲事輙斥罷之其化大行郡中莫不耕稼力田戶口增倍盜賊獄訟衰止吏民親愛信臣號之曰召父荊州刺史奏信臣爲百姓興利郡以殷富賜黃金四十斤遷河南太守治行常爲第一復數增秩賜金竟寧中徵爲少府列於九卿年老以官卒元始四年詔書祀百辟卿士有益於民者蜀郡以文翁九江以召父應詔書歲時郡二千石率官屬行禮奉祠信臣冢而南陽亦爲立祠

漢書名臣傳卷十二終